

(11) 人類本來是動物不是神怪；『不完全』就是他的本色。——梁任公最近講

演集。

(b) 排句而意別淺深的

排句之中，其文法的組織，字的數目，都差不多，而意思或是由淺入深，由深入淺；或是一步緊一步，或是一步鬆一步；或是一步輕一步，或是一步重一步；或相比較，皆歸這一類。如：

(1) 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求；求而無度量分界，則不能不爭；爭則亂，亂則窮。——荀子禮論篇。

(2) 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——論語。

(3) 知而後有定；定而後能靜；靜而後能安；安而後能慮；慮而後能得。——大學。

(4) 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——中庸

(5) 卒然問曰：『天下惡乎定？』吾對曰：『定於一。』『孰能一之？』對曰：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』『孰能與之？』對曰：『天下莫不與也。』——孟子。

(6) 王曰：『何以利吾國？』大夫曰：『何以利吾家？』士庶人曰：『何以利吾身？』

——孟子。

(7) 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——孟子。

(8) 單講蓬萊山有個薄命巖，巖上有個紅顏洞，洞內有位仙姑，總司天下名花，乃

羣芳之主，名百花仙子，在此修行多年。——鏡花緣。

(9) 什麼頃間，什麼八十多天，什麼八十多年，都不是時間上重大問題。——陳獨

秀答半農的D詩。

(10) 有聖人之知者；有士君子之知者；有小人之知者；有役夫之知者。——荀子性

惡篇。

(11) 假如師父你管了一年菜園，好，陞你做個塔頭；又管了一年，好，陞你做個浴主；又一年，好，纔做監寺——水滸。

(12) 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布，攜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，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，則有餘粟者困矣；有餘布者，以其布以向牧者易羊，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，則有餘布者又困矣；有餘羊者，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，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，則有餘羊者又困矣；有餘器者攜向耕者求易粟，乃耕者不欲得器，而欲得布，則有餘器者亦困矣。——孫文的建國方略。

(c) 兩商的句子

兩商的句子是於一個問題或一種事理做一種揣測預擬之辭，或為兩端之言，或為相反之論。不過其中也有個區別：(1) 有的是偏於一端而

先以兩端之論以盡其利害，然後從而取擇；如：

(1) 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；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——孟子。

(2) 陳臻問曰：『前日於齊，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；於宋，餽七十鎰而受；於薛，餽五十鎰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則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前日之不受非也。二者必居一於此矣。』孟子曰：『皆是也。當在宋也，予將有遠行，行者必以贖，辭曰：『餽贖，』予何爲不受？當在薛也，予有戒心，辭曰：『開戒，故爲兵餽之，』予何爲不受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；無處而餽之，是貨之也；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？』——孟子。

(3) 對你們說西南政府不好，你們要說我伍廷芳客氣；對你們說好，人家又要說我吹牛皮！——廣州紀遊伍廷芳博士演說。

(4) 求牧與芻而不得，則反諸其乎？抑亦立而視其死歟？——孟子。

(5) 徒善不足以爲政；徒法不能以致行。——孟子。

(d) 反對的句子

一句之內，包含着兩個以上語意相反的子句，就叫做反對的句子；如：

(1) 這也沒甚稀奇，從前辦公司的，不是老官場便是老買辦，一釐新智識也沒有；

如今年富力強的青年，或是對於所辦事業有專門學識的，或是受過相當教育，常識

豐富的，漸漸插足到實業界。——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。

(2) 弱者階級散開了，成爲逐個逐個的『我』，便是天下之至弱；弱者階級合攏

來成爲一個『我們』，便是天下之至強。——同前集。

(3) 太史公曰：『吾觀郭解狀貌不及中人，言語不足採者，然天下無賢不肖，知與

不知，皆慕其聲。』——史記游俠列傳。

(4) 死有輕於鴻毛；有重於泰山。——正氣歌。

(5) 離婁之明，公輸子之巧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；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

音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——孟子。

(6)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，不憚征繕以待秦命，曰：『必報德，有死無二。』以此不和——信
子愛其君而知其罪，不憚征繕以待秦命，曰：『必報德，有死無二。』以此不和——信
公十五年。

(2) 從修詞學上所見的句子分類

有種句子，一句之中，至少要停頓兩次，而於文法構造均無違背，叫做弛緩的句子 Loose Sentence；有種句子不到最後一字，則本句語意不得完全，這叫做嚴緊的句子 Periodical sentence 換句話說就是弛緩的句子，一句之中，可以分成數讀，每至一讀或兩讀以上，皆可自成一讀，並沒有分裂之虞；嚴緊的句子，必至終點，而後語氣乃完。弛緩的句子如下：

(1) 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，為衆矢之鵠；舍磐石之安，就虎尾之危；灰葵霍之

心，長萑苻之志？——梁啟超致袁世凱書。

(2) 有時因為貴族相爭；有時國王與紅衣主教爭；有時國王與西班牙人爭；有時無業游民橫行霸道，或強盜搶劫；有時因耶穌教民與天主教民相鬪；有時餓狼成羣入市，城中人常時預備戒嚴；有時同耶穌教民打架；有時同貴族相鬪；甚至同國王相抗擊的時候也有；却從來不敢同主教鬧。——君朔譯的俠隱記。

(3) 今王鼓樂於此，百姓聞王鐘鼓之聲，管籥之音，舉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『吾王庶幾無疾病與？何以能鼓樂也？』——孟子。

(4) 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——孟子。

(5) 康公我之自出，又欲闕翦我公室，傾覆我社稷，帥我蝥賊，以來蕩搖我邊疆，我是以有令狐之役。康猶不悛，入我河曲，伐我涑川，俘我王官，翦我羈馬，我是以有河曲

之戰——成公十三年。

(6) 故女日必坐牀頭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，手持普魯土地圖，筆畫我軍進取之

道：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，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，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

諸省也。——短篇小說柏林之圍。

看了以上六個例子(1)(6)兩條是弛緩的句子。爲什麼呢？因爲第

(1)句可以至『爲衆矢之鵠』而止，或至『舍盤石之安就虎尾之危』而止，第(6)條可以至『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』而止，與文法和構造均不違背，所以叫他做『弛緩的句子』。其餘各句，不到一定字句，則其意義不完，與文法構造均不適合，所以叫做『嚴緊的句子』。又叫『完成的句子』。

以上所說的兩類句子——一從思想上分的；一從修詞學上分的——用

的時候應當注意的是：

(1) 我們按着我們的思想 and 事實的性質，順着自然的要求，應該用那一類的句子，便用那一類的句子。

(2) 平列的句子——排句——很足以振作文氣，然往往句法流于單調，又足以減少文字的興趣。

(3) 弛緩的文句，不可輕用，輕用則足以使文陷于論理的誤謬如梁任公上袁世

凱書說：

『今也水旱頻仍，殃災洊至，天心示警，亦已昭然，重以吏治未修，盜賊未

息，刑罰失中，稅斂繁重，祁寒暑雨，民怨沸騰……』

裏面所謂『天心示警，亦已昭然』和『祁寒暑雨』都不合論理，不過爲舒暢文氣之用而已。

第三節 段的構造

我們曉得一個句子是集合兩個以上的字，有起詞，有語詞，以表明一個完全思想的。假使我們要把這一句主要的思想 (Central Thought) 反覆說明，把凡關於他的事實和附屬的思想，湊合起來，成了兩句以上的句羣，便是段的組織。這種組織，也是自然的區分 Natural Divisions，在作文法上是與句的區分，一樣重要。段的組織應注意以下各事。

(一) 中心思想。有了中心思想，然後文字意義，才有所附麗。不過這種中心思想，有特別表明的，有暗藏在每段的意義裏面的，要在讀者作一番提要鉤元的工夫，始尋得出來的，如：

(1) 百愁門初創時，凡有十客，吾之外有兩巴布，來自阿那古里，財盡而去，一為老馮之姪，一為商媪，頗有所蓄，一為英人，其名則余忘之矣。此人吸煙無算，而未付一錢。

人言此君在加爾各達作律師時，曾救老馮之命，老馮感恩，不受其值云。一人來自馬德拉，與余爲同鄉。一爲半級婦人。餘二人來自北方，非波斯人，卽阿富汗人耳。此十人者，今惟五人存，皆日日來此。其兩巴布今不知所終。商媪入此門六月而死，人言老馮藏其首飾及鼻上金環，不知確否。其英人既吸煙，復縱酒，久絕跡矣……短篇小說百

愁門。

(2)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見孺子，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由是觀之：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，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。謂其君不能者，賊

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——孟子。

(3)這裏茗煙走進來，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：『我們的事，管你甚麼相干！你是個好小子，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！』嚇的滿室中的子弟都怔怔的痴望。賈瑞忙喝：『茗煙不得撒野！』金榮氣黃了臉，說：『反了！奴才小子都敢如此！我只和你主子說！』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。秦鍾剛轉出身來，聽得腦後颼的一聲，早見一方硯瓦飛來，並不知係何人打來，卻打了賈藍，賈茵的座上。這賈藍，賈茵亦係榮府的近派重孫。這賈茵少孤，其母疼愛非常，書房中與賈藍最好，所以二人同座。誰知這賈茵年紀雖小，志氣最大，極是淘氣不怕人的。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，飛硯來打茗煙，偏打錯了，落在自己面前，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，濺了一書黑水。賈茵如何依得？便罵：『好囚攬的們！這不都動了手了麼！』罵着，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打那人。賈藍是

個省事的，忙按住硯磚，極口勸道：『好兄弟！不與啗們相干。』賈茵如何忍得見？
按住硯磚，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，照這邊堪了來。終是身小力薄，堪到半道，至寶玉、秦鍾、案上，就落了下來。只聽豁瑯一響，砸在桌上，書本、紙片、筆、硯等物，撒了一桌；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。那賈茵即便跳出來，要揪打那飛硯的人。金榮此時，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，地狹人多，那裏經得舞動長板？茗烟早吃一下，亂嚷道：『你們還不來動手？』寶玉還有幾個小厮：一名掃紅，一名鋤藥，一名墨雨。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道：『小婦養的！動了兵氣了！』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，掃紅，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，蜂擁而上。賈瑞急的攔一回這個，勸一回那個。誰信他的話，肆行大亂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，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，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唱着聲兒叫打的，登時鼎沸起來。——紅樓。

(4) 王后前走兩步，巴金汗跪在地下，拿了袍脚來親。王后說道：『爵爺，你曉得不

是我叫你來的？」公爵道：「我曉得；我若是相信石頭會鎔化，雪會生熱，我豈不成了個獸子？但是有了愛情的人，也望能設感別人生愛情。我今番來了，見着你，也不算白來了。」王后答道：「你可曉得我爲什麼見你？我看你心裏狂亂的可憐；我看你住在這裏，時刻有性命之憂，也與我的名譽有礙，故此，我見你，告訴你：樣樣事體，都是叫我們分，不叫我們合。不獨是一片大海分隔我們，兩國的王上不對分隔我們，就是大婚的誓語也分隔我們。萬萬做不到的事體，你還是要做，也是枉然。我今日見你，就是要告訴你：我們從此再不能見面了。」巴金汗答道：「請你只管說。你極甜的聲音，把你的極苦的話，調和了好些。你說誓語是不可犯的；我且問你：上帝造就的兩個心，要同在一塊的，把來分開了，難道這是可犯的麼？」——俠隱記卷一。

以上四段文字，(1)(2)兩段是把中心思想明白揭示出來的；(3)(4)兩段是沒把中心思想明白揭示，而隱約流露於字裏行間，要在讀者心領

神會的。

(二)統一。有了中心思想，或是把他做成簡明的句子，安放在本段中適當的地方，或是含在文字的意義裏面，然後本段各句的意義，都要以這個中心思想爲依皈。我們可以拿孔丘的一句話做比方，『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。』中心思想，譬如北辰，其他各句，譬如衆星。例如：

翠環道：『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，過往客人，見的很多，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。我最喜歡請他們講給我聽，聽來聽去，大約不過這個意思：體面些的人，無非說自己才氣怎麼大，天下人都不認識他；次一等的人呢，就無非說那個姐兒長的怎麼好，同他怎麼樣的恩愛。那老爺們的才氣大不大呢？我們是不會知道的；只是過來過去的人，怎麼樣都是些大才？爲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，都看着不着呢？我說一句傻話：既是沒才的

這們少，俗話說的好，『物以稀爲貴，』豈不是沒才的到成了寶貝了嗎？這且不去管

他那些說姐兒們長得好的，却無非是我們眼前幾個人，有的連鼻子眼睛還沒有長的周全呢！他們不是比他西施，就是比他王嬌；不是說他沈魚落雁，就是說他閉月羞花。王嬌俺不知道他老是誰，有人說，就是昭君娘娘。我想昭君娘娘跟那西施娘娘難道都是這種乏樣子嗎？一定靠不住了。至於說姐兒怎樣跟他好，恩情怎樣重，我有一回發了傻性子，去問了問那個姐兒，說他住了一夜，就麻煩了一夜。天明問他討個兩數銀子的體己，他就抹下臉來，直着脖子梗亂嚷說，「我正帳昨兒晚上就開發了，還要什麼體己錢！」那姐兒再三央告着說，「正帳的錢呢，店裏夥計扣一分，掌櫃的又扣一分，贖下的全是領家的媽拏去，一個錢也放不出來。俺們的胭脂花粉跟身上穿的小衣裳，都是自己錢買。光聽曲子的老爺們，不能問他要；只有這留住的老爺們，可以討兩個伺候辛苦錢。」再三央告着，他給了二百錢一個小串子，望地下一摔，還要撅着嘴說，「你們這些強盜婊子，真不是東西！混帳忘八旦！」你想有恩情沒有！因此

我想做詩這件事，是很沒有意思的，不過造些謠言罷了。你老的詩，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？——老殘遊記。

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『你老的詩，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？』全段都是說『做詩這件事，是很沒有意思的，不過造謠言罷了。』却句句都是反映那中心思想，『你老的詩，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？』俗語所謂『萬變不離其宗。』

(二) 聯絡。每段文字，處處傾向中心思想，固然是好了；但是還不能算盡了構造的能事。必須使第一句與第二句有密切的關係，自然的聯鎖；第二句又與第三句有密切的關係，自然的聯鎖。如是相接，有如鍊索，又如四肢百體各有其不可分離之關係，譬如前面所引的那段老殘遊記的話兒，你看他那一句是可以分離的，那一句是可以顛之倒之的？又如：

方其戰爭之際，礮震肉飛，血瀑石壁，士飢將困，窘若拘囚，羣疑衆侮，積淚漲江，以求奪此一關，而不可得，何其苦也！及夫祠成之後，裸薦鼓鐘，士女瞻拜，名花異卉，旖旎啾瑯，江色湖光，呼吸萬里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，又何樂也！時乎安樂，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鑿鑿；時乎困苦，雖達者不能作違衆之驩欣。人心之喜戚，夫豈不以境哉？

——曾國藩湖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。

『方其……』一句，緊接『及夫……』一句，繼用『時乎……時乎……』一個排句作推論；然後用『人心……』一句作結。作者爲此文，固辛苦獨造，而讀者視此，幾若天成，便是聯絡的效力。

第四節 篇的構造

篇的構造，和段的構造差不多；不過段的分子是句，篇的分子是段罷了。照常理說，必須兩段以上才可成篇，猶之乎兩句以上才可成句，是一樣。

的。我們要知道篇是如何構造，只要把段的構造明白了，就得了。所以他的構造方法，最重要的，也不外乎：

(一)中心思想。根據前邊——第二章——所說的選題，確定觀點，取材，等等方法，把中心思想，抽繹出來，做成幾句主要句子，或一段重要的話兒，做個立論的標準，這種中心思想，就是古人所說的命意。東坡在儋耳時嘗教人以作文之法道：

儋耳雖百家之聚，州人之所須，取之市而足；然不可徒得也，必有一物以攝之。所謂

一物者，錢是也。作文亦然。天下之事，散在經傳子史，不可徒得也，必得一物以攝之，然

後爲己用。所謂一物者，意是也。不得錢，不可以取物；不得意，不可以用事，此作文之要

也。——見學海類編東坡文談錄。

東坡之所謂『意』就是我所說的『中心思想』。我現在且拿蔡元培的

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做個例：

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古代哲學史，有兩層難處。第一是材料問題：周秦的書，真的同偽的混在一處。就是真的，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。若沒有作過清朝人叫做『漢學』的一步工夫，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。第二是形式問題：中國古代學術，從沒有編成系統的紀載。莊子的天下編，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，諸子略，均是平行的記述。我們要編成系統，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，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。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，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。

現在治過『漢學』的人雖還不少，但總是沒有治過西洋哲學史的。留學西洋的學生，治哲學的，本沒有幾人。這幾人中，能兼治『漢學』的更少了。適之先生生於世傳『漢學』的績溪胡氏，稟有『漢學』的遺傳性；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，還能自修『漢學』，至今不輟；又在美國留學的時候，兼治文學、哲學，於西洋哲學史，是很有心得的。

所以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難處，一到先生手裏，就比較容易多了。

先生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，纔滿一年。此一年的短時期中，成了這一編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，可算是心靈手敏了。我曾細細讀了一遍，看出其中幾處的特長：

第一是證明的方法。我們對於一個哲學家，若是不能考實他生存的時代，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來原；若不能辨別他遺著的真偽，便不能揭出他實在的主義；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辯證的方法，便不能發現他有無矛盾的議論。適之先生在這大綱中，此三部分的研究，差不多占了全書三分之一，不但可以表示個人的苦心，並且爲後來的學者開無數法門。

第二是扼要的手段。中國民族的哲學思想遠在老子孔子之前，是無可疑的。但要從此等一半神話，一半政史的記載中抽出純粹的哲學思想，編成系統，不是窮年累月，不能成功的。適之先生認定所講的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思想發達史，不是中國

民族的哲學思想發達史，所以截斷衆流，從老子孔子講起，這是何等手段！

第二是平等的眼光。古代評判哲學的，不是墨非儒，就是儒非墨。且同是儒家，荀子非孟子，崇拜孟子的人，又非荀子。漢宋儒者，崇拜孔子，排斥諸子；近人替諸子抱不平，又有意嘲弄孔子。這都是鬧意氣罷了！適之先生此編，對於老子以後的諸子，各有各的長處，各有各的短處，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，是很平等的。

第四是系統的研究。古人記學術的，都用平行法，我已說過了。適之先生此編，不但孔墨兩家有師承可考的，一一顯出變遷的痕跡，便是從老子到韓非，古人畫分做道家，和儒墨名法等家的，一經排比時代，比較論旨，都有遞次演進的脈絡可以表示。此真是古人所見不到的。

以上四種特長，是較大的；其他較小的長處，讀的人自能領會，我不必贅說了。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，由上古而中古，而近世，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，

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，一半龐雜的哲學界，理出一個頭緒來，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，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！

這篇文字的頭一段『我們今日……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，』便把全篇的中心思想說出。再把這一段的意思歸納起來，便是：

第一，用『漢學』的工夫去搜集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材料；第二，是採取西洋人的哲學史的方法，來構成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形式。

(二)統一。下邊各段只是反覆說明這一段的意思，沒有一段或一句是越出這個中心思想的範圍的。譬如：

第一段：說明中心思想（如前）

第二段：說明胡適的『漢學』和西洋哲學史的研究。

第三段：說明胡適有此研究，所以能在北京大學，於極短時期，成此名著。

第四段說明他這部書的第一種特長。

第五段說明他的第二種特長。

第六段說明他的第三種特長。

第七段說明他的第四種特長。

以上這四種特長皆是他研究『漢學』和西洋人的哲學史的結果。

第八段說明期望他由斯道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。

(三) 聯絡。看了上面各段分析的說明，自然可以會尋出他的形式上和意義上的聯絡，他這篇文字的大略計畫是：

第一步，說明編中國古代哲學史，必須兼通『漢學』和西洋哲學史。

第二步，說明胡適便是兼通『漢學』和西洋哲學史的人中的一個。

第三步，說明他所以能編這樣的哲學史。

第四步，說明他編哲學史的特長，也可以說他的方法——四種。

第五步，說明作者對於胡適的希望。

我想作者未下筆之先，已經有了這種設計在心，或記錄在紙上，然後按着計畫，一步一步寫出，便是一篇極統一，極聯絡的，有系統的文字。

第二編 文體

文字的體裁，自梁昭明的文選至近人涵芬樓古今文鈔，代有不同，而由簡入繁，由渾至畫，却是一個共同的趨向。實則至前清姚姬傳氏始把文字的體裁畫分清楚，湘鄉曾國藩著經史百家雜鈔，祖之，雖少有更易，而大體初不相遠，至於近時候官吳曾祺氏做涵芬樓古今文鈔，文字的體裁，分類益詳。但以我們研究作文法的眼光看來：（一）他們對於古今文字的分類浩繁，不適於普通作文法的研究；（二）止分文體，不說明文體的功用和他組織的方法，也不適於普通作文法的研究。現在爲便利中等學校的學生研究作文起見，僅把他分做四類如下：

(一) 敘述文

(二) 描寫文

(三) 疏解文

(四) 論辯文

第一章 敘述文

敘述文字的目的是敘述一種史實，傳說，或親見親聞的事實；或則敘述理想的事實。所以這種文字大約分兩類：(1) 歷史的敘述文；(2) 虛構的敘述文。歷史的敘述文所敘述的就是上面所說的一種史實，傳說或親聞的事實，虛構的敘述文所敘述的就是理想的事實。

第一節 歷史的敘述文

歷史的敘述文分四類（一）敘述歷史上的事蹟（二）敘述得自傳說軼聞的事蹟（三）敘述親見親聞或親歷的事實（四）假借的事實。待我一舉例如下：

（一）歷史事蹟的敘述文：

（1）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，其先宋人也，曰孔防叔。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紇，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。——史記孔子世家。

（2）辛亥八月十九日，即陽歷十月初十日，民軍起義於武昌，擁黎元洪為都督，稱中華民國軍政府，以黃帝紀元宣布宗旨，申明賞罰，人民安堵。——谷鍾秀中華民國

開國史。

（二）傳說或軼聞的敘述文：

（1）越石父賢，在縲紲中，晏子出，遭之塗，解左驂贖之，載歸，弗謝。入閨久之，越石父

請絕。晏子僂然攝衣冠謝曰：『嬰雖不仁，免子於厄，何子求絕之速也？』石父曰：『不然。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己，而信於知己者。方吾在縲繼之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以感寤而從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無禮，固不如在縲繼中。』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。

晏子爲齊相，出其御之妻，從門間而闖其夫。其夫爲相御，擁大蓋，策駟馬，意氣揚揚，甚自得也。既而歸，其妻請去。夫問其故，妻曰：『晏子長不滿六尺，身相齊國，名顯諸侯。今者，妾觀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長八尺，乃爲人僕御；然子之意，自以爲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其後夫自抑損，晏子怪而問之，御以實對，晏子薦以爲大夫。』——史記管晏列傳。

(2) 吾如淮陰，淮陰人爲余言：韓信雖爲布衣時，其志與衆異。其母死，貧無以葬；然乃行營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萬家。余視其母冢良然。——史記淮陰侯列傳。

(三) 親見親聞或親歷的事實的敘述文。

(1) 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，言語無足採者。——史記遊俠列傳。

(2) 林文忠之再起也，伍崇曜以數萬金必欲毒之，不得，乃賄通其家人，以極毒之藥，研末入之蠟燭中。文忠閱公牘，每至四更，毒煙入於臟腑，遂不十日而斃卒。——文廷式知過軒隨錄。

(3) 對於『今文學派』為猛烈的宣傳運動者，則新會梁啟超也。啟超年十三，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，治戴段王之學，千秋所以補益之者良厚……梁啟超清

代學術概論。

(4) 太史公既掌天官，不治民，有子曰遷。遷生龍門，耕牧河山之陽，年十歲，則誦古文，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闚九疑，浮於沈湘，北涉汝泗，講業齊魯之都，觀孔子之遺風，鄉射鄒嶧，扈困鄱薛，彭城，過梁楚以歸。——史記太史公自序。

(四) 假借的事實的敘述文。

怎樣叫做假借的事實呢？社會上實有其事，不過以種種關係，不好逕直紀載，不得不借着小說、戲曲、詩歌，用着『假語村言』、『張冠李戴』之法，暗暗的把真事影射出來，如：

(1) 永州之野產異蛇，黑質而白章，觸草木盡死，以畱人無禦之者。然得而腊之以爲餌，可以已大風、孿、跛、癘，去死肌，殺三蟲。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，歲賦其二，募有能捕之者，當其租入，永之人爭奔走焉。

有蔣氏者，專其利三世矣。問之，則曰：『吾祖死於是，吾父死於是，今吾嗣爲之，十二年，幾死者數矣！』言之貌若戚者。余悲之，且曰：『若毒之乎？余將告於蒞事者，更若役，復若賦，則何如？』蔣氏大戚，汪然出涕曰：『君將哀而生之乎？則吾斯役之不幸，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！嚮吾不爲斯役，則久已病矣。自吾氏三世居是鄉，積於今六十歲矣，而鄉鄰之生日蹙，殫其地之出，竭其廬之入，呼號而轉徙，饑渴而頓踣，觸風雨，犯寒

暑，呼噓毒癘，往往而死者相藉也。曩與吾祖居者，今其室十無一焉；與吾父居者，今其室十無二三焉；與吾居十二年者，今其室十無四五焉。非死則徙爾！而吾以捕蛇獨存！悍吏之來吾鄉，叫囂乎東西，隳突乎南北，隲然而駭者，雖雞狗不得寧焉。吾恂恂而起，視其缶，而吾蛇尚存，則弛然而臥。謹食之，時而獻焉。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，以盡吾齒。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，其餘則熙熙而樂；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？今雖死乎此，比吾鄉鄰之死，則已後矣，又安敢毒耶！』余聞而愈悲。孔子曰：『苛政猛於虎。』吾嘗疑乎是，今以蔣氏觀之，猶信。嗚呼！孰知賦歛之毒，有甚是蛇者乎！故爲之說，以俟乎觀人風者得焉。——柳宗元捕蛇者說。

(2) 小婦年十二，辭家事翁姑。未知伉儷情，以哥呼阿夫。兩小各羞態，欲言先囁嚅。翁令處閨閣，織作新流蘇。姑令雜作苦，持刀入中廚。切肉不成塊，礪硯登盤盂。作羹不成味，酸辣無別殊。析薪織手破，執熱十指枯。翁曰：『是幼小，教導當徐徐。』姑曰：『幼

不教，長大誰管拘？恃其桀傲性，將欺頹老軀；恃其驕縱資，吾兒將伏蒲！今日肆詈辱，明日鞭撻俱；五日無完衣，十日無完膚。吞聲向暗壁，啾唧微歎吁。姑云：『是詛呪！』執杖持刀鋸，『汝肉尙可切，顏肥未爲癯。汝頭尙有髮，薨盡爲秋壺！與汝不同生，汝活吾命殂！』鳩盤老形貌，努目真兇屠。阿夫略顧視，便嗔『羞恥無！』阿翁略勸慰，便嗔『昏老奴！』隣舍略探問，便嗔『何與渠！』……豈無父母來，洗泪飾歡娛；豈無兄弟問，忍痛稱姑劬！疤痕掩破襟，禿髮云『病疏』……鄭板橋集姑惡篇。

第二節 虛構的敘述文

虛構的事實敘述文有兩種：(1)敘述純出理想而事實上不可能的；(2)敘述一種雖屬於理想而有實現的可能性的。

(一)憑藉歷史中一件事實而虛構以發揮作者理想的敘述文，如列

黃帝卽位十有五年，喜天下戴己，養正命，娛耳目，供口鼻，燠然肌色，肝醜，昏然五情，爽惑。又有十五年，憂天下之不治，竭聰明，進智力，營百姓，焦然肌色，肝醜，昏然五情，爽惑。黃帝乃喟然歎曰：「朕之過淫矣！養一己其患如此，治萬物其患如此！」於是放萬機，舍宮寢，去直侍，徹鐘懸，減廚膳，退而閒居大庭之館，齋心服形，三月不親政事，晝寢而夢，遊於華胥氏之國。華胥氏之國，在兪州之西，台州之北，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，神遊而已。其國無帥長，自然而已；其人民無嗜欲，自然而已。不知樂生，不知惡死，故無天殤；不知親己，不知疏物，故無愛憎；不知背逆，不知向順，故無利害。都無所愛惜，都無所畏忌；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熱；斫撻無傷痛，指撻無瘡癢；乘空如履實，寢虛若處牀；雲霧不礙其視，雷霆不亂其聽，美惡不滑其心，山谷不躡其步，神行而已……黃帝既寤，怡然自得，召天老、力牧、太山稽，告之曰：「朕閒居三月，齋心服形，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，弗獲其術，疲而睡，所夢若此，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。朕得之矣。」

朕得之矣，而不能以告若矣。」又二十有八年，天下大治，幾若華胥氏之國，而帝登遐，百姓號之，二百餘年不輟……

其他如西游記和鏡花緣中的君子國，女兒國，歧舌國，等等小說，皆是假借歷史上一件人人都曉得的事實，而加之以想像的構造，去說明自己的理想的敘述文。

(二) 不假借歷史的事實，全憑理想構成的敘述文，我現在拿托爾斯泰的國家一篇作代表：

有童子三人相聚而談。長曰，費知亞，生已十年矣；次曰，嘉舜，少費知亞一歲；又次者八歲，名曰瑪沙，女子也。嘉舜曰：『吾輩俄羅斯人也，必不許普魯士人奪我輩之寸土片地。』費知亞曰：『然凡此寸土片地，皆屬之於我輩，蓋此乃吾輩昔所侵奪者也。』瑪沙忽起而問之曰：『爾等所稱吾輩，果何人耶？』費知亞曰：『爾尙穉也，此非孺子

所能知者。所謂「吾輩」即吾國之祖國耳。」嘉舜申之曰：「人各有其國；或爲此國人，或爲彼國人，不相混也。」瑪沙曰：「然則余其爲何國人耶？」費知亞曰：「亦爲吾輩，皆俄羅斯人也。」瑪沙曰：「設余不欲爲俄羅斯人者，又將何如？」曰：「爾旣生於俄羅斯，則爲俄羅斯人，爾縱不願，亦欲何能？且人人皆有其君長……」語未已，嘉舜承之曰：「亦有其議院……」旣而費知亞又繼前言曰：「且有軍旅以護之。惟人人當出租稅，以奉其上。」瑪沙問之曰：「胡以爲此者？」費知亞笑曰：「愚哉爾也！各人各愛其國耳。」曰：「余實不知何爲紛紛若是也！且吾輩遊戲時，輒以羣集爲樂，世人何獨不若此耶？」曰：「遊戲時固以羣集爲樂，惟天下事則不然。」曰：「余終不能明之。」嘉舜曰：「他日爾長則能明之矣。」瑪沙曰：「然則余終不欲長也。」

其他若柏拉圖的理想國，冰心女士的超人，朱執信先生的超兒，柳宗元的郭橐駝傳，雖皆出於理想，然均有實現的可能性。